

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针对教学科目的课外收费辅导被形象地称为“影子教育”

# “课外辅导市场”的全球治理经验

在德国，有41%的家庭会因为孩子在学校的分数影响家庭氛围，1/10的家庭甚至会发生冲突。这些家庭中，1/3的孩子分数其实是保持在1-2等的高水平。

在新加坡，一些知名的补习机构，有时会出现座位满额需排队的状况，会有家长愿意花费高价“占位”。

在英国，近一半的在职教师提供过有偿性课外辅导，私人辅导现象的普遍存在引发反思：每小时约25英镑的辅导，是否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

21世纪以来，各国的课外辅导发展迅猛，由此也引发对课外辅导市场的规范、教育边界之设定等新问题的思考。各国纷纷推出举措加以管理，以维护教育公平。这对我国教育辅导机构的治理和发展也有提示意义。



校长访谈

## 好学校就应该去成全学生，而不是靠学生来成就

——访文来初中校长柏彬

■本报见习记者 朱颖婕

2016年的最后一天，文来初中用一部时长4分47秒、名为《文来森林》的原创新片，重新诠释了学校的育人理念。从今年开始，该片中的同名歌曲也成了师生们交口传唱的新校歌。

“文来的森林将传播更多希望的未来，而不是靠他们来成就学校。”

### 老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在柏彬看来，所有的初中校长和教师首先要明白“初中”这一学段对每个孩子的意义。

“一个人的成长发展是连贯而系统的，虽然每个阶段的教育相对独立，但不能割裂看待，学校教育要对孩子的将来负责，给他们受用一生的东西。”柏彬也提到，“初中”学段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一段不折不扣的“黄金教育期”。因为这是孩子身心发展最快的阶段，从懵懂到明理，从稚嫩到成熟，孩子们会逐渐奠定人生观、价值观等人格特征的基础。

所以，初中教育要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为此，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应当有一个概念：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因为学校里并非都是清一色的“好学生”，哪怕最开始的生源都很优秀，但入学后一定会出现分化和差异。

因此，对老师来说，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才有正确的教育观。柏彬总结正确的“学生观”是“敬畏生命，把学生当人看”，尤其反

对将成绩作为唯一的依据，把学生划分为三六九等。他强调，“要尊重差异，尽量看到孩子的闪光点。”

柏彬深知，老师的一个眼神、举动都会引起学生的失落感。在文来初中，他要求老师必须尊重学生，平等公正地善待他们。根据青春期孩子的身心特点，大多初中生敏感、懵懂，如果硬要压制他们的情绪和想法，可能会引起逆反、压抑天性、破坏性格，而青少年阶段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他们将来对待他人的。

他认为，老师要用柔软的心去呵护每颗心灵的成长，把学生发生的状况和问题看成是自然的，并协助他们一起面对。

根据文来初中校训，每个学生有4条不容触碰的底线，即偷窃、作弊、辱骂师长、做危害自己和他人的事，其他“一切好商量”。柏彬最自豪的是，在这种包容、自由的校园文化下，孩子大多不怕犯错，敢于表现自己，“哪怕到了初三，孩子们依旧积极发言，课堂氛围活跃”。

### 教育不是一道“单选题”

尽管当下的升学环境相对严峻，但文来初中一向倡导学生、老师、家长建立科学的“成绩发展观”——对学生来说，要知道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

成绩、如何全面地学习；对老师和家长来说，要处理好应试和育人之间的平衡。“教育不是‘单选题’，分数和素养并非不可兼得。”柏彬这样说。

在文来初中，学生经常被告知，“学”和“玩”同样重要，而且要学会“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据柏彬介绍，学校的基础型课程涵盖14门学科，对所有6至9年级的学生来说，“音乐课、美术课可以上到中考前一天”。

在他看来，每一门学科都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育人作用，所以他极力反对主科占用副科时间，相反，“只要学生喜欢、学生需要，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课程比例”。同样的，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和志愿活动也是受到鼓励的行为。

柏彬相信，学校教育要着眼学生的长远发展，不能只看到一时的成绩。

未来社会需要具有开阔视野、质疑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有担当的人才，而灌输式、高压力的环境培养不出综合素质过硬的孩子。

对老师的要求和评价，同样基于科学的“成绩发展观”。这意味着，学校不会对老师的教学评价进行简单施压，而是鼓励他们分析、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教学管理部门对老师教学质量的评价不仅“看效果”，更“看效益”，将科学的“成绩发展观”纳入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中。需要明确的是，对老师来说，提高课堂效率意味着需要

要进一步提高备课、教学、命题、批改作业等专业能力，同时关注并研究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材特点，确定科学的教学进度。

柏彬强调，虽然家长们通常看重成绩，但疼爱孩子也是父母天性，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鸡血家长”，是因为他们缺乏引导。“学校应该把正确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家长，把升学道理跟老百姓讲清楚，引导他们回归理性。”

### 初中阶段可以有怪才

在柏彬心里，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得天独厚的“种子”，他们各有千秋、潜力无限，他们的茁壮成长，离不开一个好的培育环境。“初中阶段，可以有怪才，不要有偏才。”柏彬认为，学校教育的目标在于，让每个孩子活出自己的精彩。

他介绍，学校的课程体系规划，充分考虑“全”的特点。学校每学期向学生提供近30门限定拓展型课程（必修）和120多门自主拓展型课程（选修），涵盖了人文经典、科技探索、艺术健身、实践交流四大学习领域，每人每学期需修习4至6门课程。开课前，学校会向学生征集意见，并对

课程需求量进行调研，之后请本校教师提交开课申请，最终综合两者结果，进行课程的合并、筛选。如果某些课程超出了教师的专业范畴，学校会利用家长资源等渠道，聘请校外专家或向社会组织购买课程服务。此前，催眠师、沙画师等专业人员走进了文来初中的课堂。

除了利用丰富的课程让学生开阔眼界、完善知识架构，针对他们的个性化发展，学校还搭建了一个“宝塔型育人平台”，即通过30多个学生社团和10几支校队，进一步满足有科技、艺术、体育等特长生的发展。柏彬说，学校运营的“百花园”官方微信公号，会定期推出一位有特殊才情或一技之长的在校生，比如“诗词小才女侯允雯”“乒乓小将杭伯宇”。

对在研究型课程中冒出的“好苗子”，学校会根据学生的课题方向，配备相应的指导老师。至于一小部分具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学校会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展示平台。柏彬举例，学校中有20多名学生达到钢琴“演奏级”水平，为此学校就专门包下上海音乐厅，邀请音乐指挥家和上海交响乐团为这些学生担任指挥和伴奏，举行了一场师生、家长同乐的音乐会。

“学校不但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兴趣爱好和学习需求，而且致力于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柏彬希望，所有在“文来大森林”扎根的“种子”，最终能百花齐放、百草吐绿。



## 美国 “放学后计划”促学业进步

■陈佳文

美国幼小阶段的放学一般为下午3点，放学后，学生可选择参加各类课外活动。

美国的学校，尤其是大学，特别注重公民素质，课外活动被认为是培养责任感和领导力的主要途径。这也是美国名牌大学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有统计显示，一般进入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的学生的平均参与4项课外活动。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60%的6-17岁孩子会定期参加至少1项课外活动。课外活动的主要场所为学校俱乐部，可分为学术类、娱乐类、体育活动类和社区活动类。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公布的数据，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比不参加的学生上课更积极、缺勤率更低、成绩

更高，也能获得更高的学历。

另外，美国和中国一样存在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之间的断层问题，导致一些中小学生在放学后处于无人监管状态，这不仅造成很多学生难以修满学分、顺利毕业，也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因此，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放学后计划”。

“放学后计划”全年不间断，实施的主要场所为学校和社区，形式和内容都很丰富，有的以促进学业发展为主，有的则以预防学生犯罪和促进身心健康为主。

这一计划下的课外辅导并非强制性，且很少收费，它主要为帮助工薪阶层解决子女放学后的安置问题，兼顾激发学习兴趣。

“放学后计划”下的课外辅导要求更为广泛，主要帮助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它在升学考试和标准化测试方面的辅导比较少。

## 日本 严格规范管理课外机构

■宋庆清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时，入学竞争日益激烈，使各种课外辅导机构蓬勃发展起来。据2009年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日本的课外辅导机构已有5万多所。

日本二战后经历了第一次生育高峰，20世纪60年代，这些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纪，入学竞争异常激烈，升学辅导班和预备学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长。

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第三次教育课程改革增加了课程难度，大量学生跟不上进度，需要课外补习。同时，初中和高中“落榜生”也成为社会问题，日本在全国范围兴起了复读班。

这一时期被日本学者称为“乱塾时期”。大量学者认为，课外学习辅导班压制了学生的身心成长，加剧了社会不公，应该予以加强管理。

为应对社会质疑，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摸索课外学习机构的管理方法，引入产业经济领域中的“特殊经营”模式，专门用以管理课外辅导机构。

文部省在1976年对学生课外学习活动进行了调查，对违规在校外辅导班进行兼职的教师进行了处分。

1988年，日本最终对课外辅导机构的管辖予以划定，课外辅导机构被认为是教育服务产业，归经济产业省管辖，并接受文部省监督，由《公司法》《法人税法》《特定商交易法》《儿童权利公约》等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同年，经济产业省下属机构“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成立，专门负责规范协调整个课外学习辅导市场，加强了法务、讲师资格认定和培训、课外辅导机构的认证。

2005年底，日本京都一学生在课外辅导班被教师杀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该协会为防止伤害事件再次发生，在2006年制定了《学习塾学生安全保障指南》，对学生上下课的交通、提高辅导班教师素质等作出规定。

如今，虽然课外辅导班导致学生间学习机会不公的现状仍没有完全解决，但日本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的关系不再是对立关系，一些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学校与课外辅导机构的合作。比如，邀请课外辅导班教师周六至区立初中授课。

师，全来自课外补习机构，学校在职教师被明令禁止在补习机构授课。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规定，在职教师在校外辅导机构代课、兼职或以各种名义举办补习班，一旦被发现有违规行为，将终身无法再获教师职位。

严格的禁令，出于新加坡社会对课外辅导的反思，有观点认为课外补习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调查显示，34%的家庭每月花费500-1000新元用于辅导左右，16%的孩子花费2000新元左右，对一些孩子较多的家庭来说，可能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 新加坡 禁止在职教师在机构授课

■王静

新加坡是讲究精英教育的国家，课外补习盛行。最新资料显示，新加坡教育部批准注册的家教中心和补习中心已超850家。在新加坡，补习机构的课程内容包括数学、语文、科学、绘画、音乐、体育、围棋等很多方面。一些家长还会给孩子报音乐、体育等特长班，因为现在新加坡的一些知名中学会招收体育或艺术特长生。

在新加坡，提供课外补习的教师，全来自课外补习机构，学校在职教师被明令禁止在补习机构授课。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规定，在职教师在校外辅导机构代课、兼职或以各种名义举办补习班，一旦被发现有违规行为，将终身无法再获教师职位。

严格的禁令，出于新加坡社会对课外辅导的反思，有观点认为课外补习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调查显示，34%的家庭每月花费500-1000新元用于辅导左右，16%的孩子花费2000新元左右，对一些孩子较多的家庭来说，可能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 英国 “影子教育”带来教育不公困扰

■马文婷

2016年9月，英国教育慈善机构萨顿信托基金会发布了《影子学校：英国的私人学费与社会流动性》报告，认为近年来英国的家教辅导现象普遍，教育辅导机构蓬勃发展。

“影子教育”主要指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针对教学科目的课外收费辅导。之所以称“影子教育”，是因为它效仿主流教育而发生变化，随着主流教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主流教育课程的变化而变化。

英国课外辅导的提供者大多为公立学校及校外辅导机构的教师。有统计显示，从事兼职课外辅导的教师中，大多是30岁以下（73%）的女性（56%）教师。

英国教育研究基金会2016年公布的对全国教师的抽样调查，提供了英国私立学费市场迄今最全的报告。该报告称，约40%的英国公立学校教师通过私人辅导来增加收入。

## 芬兰 “补习”并不多见

■刘娣

近些年，芬兰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一直名列前茅，这引起了各国对芬兰教育的关注。随之而来的“芬兰教育无压力”“芬兰学生不参加课外补习但是成绩依然领先”等成为全球热议话题。

据2011年《影子教育下的挑战》报告显示：芬兰的补习现象并不常见，学生参加私人补习的现象更是少见。在芬兰，教师不许给学生留家庭作业，练习都必须在课堂上完成，以便学生放学后可以把时间投在综合素质培训上。

为了避免低年段的学生放学后独自留在家中，芬兰有一套“课前课后活动法规”，该法规规定学校和附近的相关机构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5点，课前和课后的时间里，必须设计一些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休息、玩乐且有益于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所谓

的课外活动就是画画、音乐、舞蹈等，其出发点在于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爱好。

在芬兰，培养兴趣爱好与训练才艺是不一样的，其目的不在于一定要孩子学会什么，达到什么级别。一位校长对此说：“让孩子多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多打开一扇窗，为孩子提供更多一点的生命养分。”

为何私人补习在芬兰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提倡孩子将课后时间用来发展兴趣爱好？这与芬兰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特征密不可分。第一，芬兰拥有优质的学校教育和高质量的教师，芬兰教师选拔制度十分严格，其高校师范专业录取率不到10%，而且拥有师范专业硕士学历的毕业生才能成为教师；第二，芬兰实施小班化教学，而且十分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在芬兰一个班最多20个学生；第三，芬兰考试较少，不提倡竞争环境，相反他们主张每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快乐地发展。

## 韩国 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

■杨兰

课外辅导在韩国近年来发展持续高温。广泛、多元、灵活的课外辅导虽满足了家长与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但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学生负担重、家庭经济压力大、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机会不公等问题。

2015年韩国统计局关于私立教育支出调查显示：家庭收入700万韩元的家庭支出为42万韩元，在私立教育支出比重中为82.8%；家庭收入在100万韩元的家庭支出为6.6万韩元，用于私立教育支出比重为32.1%。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为改变这种情况，韩国先后采取由禁止到疏导的措施。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放学后的学校”计划，以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降低家庭的补习费用。

辅导的内容以数学、英语及入学考试所要求的科目最受欢迎。

根据英国教育部最新调查，英国的辅导机构超过500家，这些辅导机构有86%在其所在地招生，如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其中有32%的伦敦辅导机构、25%的东南部城市的辅导机构在各个地区招生。

英国课外辅导的形式很多样，如一对一、一对多、网络辅导等。通过互联网进行课程辅导的形式越来越常见，它不受地域限制，引领了课外辅导新趋势，效仿者越来越多。

这些“影子教育”对那些可以负担得起辅导学费的家庭创造了优势条件。但萨顿机构警告，私人学费的增长可能加剧教育不公。萨顿信托基金会主席彼得·拉普爵士说，国家有近一半的在职教师提供过有偿的课外辅导，约1/4的青少年接受过课外辅导的帮助，而这种私人辅导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会越来越多，但并非所有人可负担这笔额外支出，这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

## 芬兰 “补习”并不多见

■刘娣

近些年，芬兰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一直名列前茅，这引起了各国对芬兰教育的关注。随之而来的“芬兰教育无压力”“芬兰学生不参加课外补习但是成绩依然领先”等成为全球热议话题。

据2011年《影子教育下的挑战》报告显示：芬兰的补习现象并不常见，学生参加私人补习的现象更是少见。在芬兰，教师不许给学生留家庭作业，练习都必须在课堂上完成，以便学生放学后可以把时间投在综合素质培训上。

为了避免低年段的学生放学后独自留在家中，芬兰有一套“课前课后活动法规”，该法规规定学校和附近的相关机构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5点，课前和课后的时间里，必须设计一些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休息、玩乐且有益于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所谓

的课外活动就是画画、音乐、舞蹈等，其出发点在于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爱好。

在芬兰，培养兴趣爱好与训练才艺是不一样的，其目的不在于一定要孩子学会什么，达到什么级别。一位校长对此说：“让孩子多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多打开一扇窗，为孩子提供更多一点的生命养分。”

为何私人补习在芬兰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提倡孩子将课后时间用来发展兴趣爱好？这与芬兰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特征密不可分。第一，芬兰拥有优质的学校教育和高质量的教师，芬兰教师选拔制度十分严格，其高校师范专业录取率不到10%，而且拥有师范专业硕士学历的毕业生才能成为教师；第二，芬兰实施小班化教学，而且十分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在芬兰一个班最多20个学生；第三，芬兰考试较少，不提倡竞争环境，相反他们主张每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快乐地发展。

## 韩国 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

■杨兰

课外辅导在韩国近年来发展持续高温。广泛、多元、灵活的课外辅导虽满足了家长与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但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学生负担重、家庭经济压力大、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机会不公等问题。

2015年韩国统计局关于私立教育支出调查显示：家庭收入700万韩元的家庭支出为42万韩元，在私立教育支出比重中为82.8%；家庭收入在100万韩元的家庭支出为6.6万韩元，用于私立教育支出比重为32.1%。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为改变这种情况，韩国先后采取由禁止到疏导的措施。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放学后的学校”计划，以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降低家庭的补习费用。